



作者妻子剪纸作品。

马蹄声起时

□沈国旭 文/摄

清晨醒来,突然发现“马年”的脚步声已经近在耳畔了。这隐约的马蹄声,渐渐地,在晨光初照时、夜深人静处,分明可“听见”那节奏分明的奔腾。

这种奇妙的感觉因何而生?是我们家这些日子光景——从卧室门到书房门,从储藏室的小门到进出家宅的大门,甚至每扇玻璃窗上,都贴满了形态各异的奔马剪纸。它们在晨光里投下纤巧的影子,在暮色中泛着纸质的温润光泽。推门进出时,或静立或奔腾的纸马总会映入眼帘,仿佛它们已是我们家的一员,日日迎送,时时相伴。

这些灵动如生的马,全出自妻子之手。

那一年8月,高新区社区学院剪纸班招生,妻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,结果被录取了。那时我们都未曾想到,往后的日子里,生活也染上了纸屑的芬芳。

妻子的老师是宁波市非遗剪纸传承人魏晓红。上完第一课,她带回了一把银光闪闪的剪纸专用剪刀,还有一叠红得正艳的宣纸。那晚她在灯下笨拙地握着剪刀,试图剪出一个最简单的“囍”字。纸屑落在桌布上,像极了细碎的红色雪花。她剪得专注,眉头微蹙,不时停下来比对图样。我泡了茶放在她手边,她竟过了半小时才发现。“太难了。”她抬起头苦笑。

剪纸这门艺术,讲究“心静、手稳、眼明”。妻子从最基本的折纸、画样开始,每天坚持练习两小时。起初的作品多是歪歪扭扭的窗花,对称的图案总是一边大一边小。但她有股子倔劲,剪坏了的作品不舍得扔,都细心贴在练习本上,并找出问题所在。“老师说,要尊重每一张纸。”她认真地对我说,“即使剪坏了,也要知道坏在哪里。”

半年后,她剪出了第一幅让我惊艳的作品——一匹低头吃草的小马。虽然线条还有些生硬,动态也略显僵硬,但那马儿温顺的模样、微微弯曲的脖颈,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灵气。

就是从这幅小马开始,妻子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方向。从徐悲鸿的奔马图到汉马图片,从唐马图片到民间年画中的马。游览博物馆及展览时也特别关注马题材的作品。

魏老师说她“开窍了”。这“窍”开得确实突然,却又在情理之中。妻子本就细心,又有一定的绘画基础,更重要的是,她真的爱上了这门艺术。有时已经很晚了,还能看见书房透出灯光,走进去一看,她正就着台灯修改画稿,纸上是一匹又一匹姿态各异的马。

渐渐地,家里的空间渐渐被她的作品占据。先是书房里,然后是客厅的展示架,最后连各个门扉、窗户都贴上了她的奔马。我笑称我们家成了“马厩”,她也不恼,反而认真地说:“马上有福,马上如意,马到成功,这些美好的寓意,让它们在每个门口迎接我们,多好。”

是啊,多好。每日清晨,我推开卧室门,门上那幅《驷马载福》便映入眼帘,既展现唐马盛世的华美风貌,亦寄托四季安康、福运长随的美好祝愿。去书房工作,门上是《骏业腾达》,骏马的英姿、花草的柔美、云鸟的灵动交融,借“八骏”之数暗合通达之愿,以“方圆”之形承载天地和谐。厨房门上是《丰收在望》,当秋风拂过大地,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金晖洒落,以剪纸的镂空光影,礼赞耕耘者。感恩大地、生生不息。

最让我动容的是客厅大窗上的《对影骋春秋》。两匹骏马在月光下并驾齐驱,它们的影子投在水面上,虚实相生,意境悠远。妻子剪这幅作品时,正是我们结婚36周年纪念日的前夕。她说:“这两匹马,一匹是你,一匹是我,相伴了半辈子,还要继续走下去。”

这些作品不仅装饰了我们的家,也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。《驷马载福》入选福建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全国剪纸作品展并获得优秀奖。消息传来时,妻子正在剪一幅新的作品。

是的,随着马年临近,妻子的创作进入了新阶段:《金驹载丰年》《荷塘逸骏》《荷韵唐马》……她的工作台上,画稿堆积如山,各色纸张按照质地、厚度、颜色分类摆放,不同型号的剪刀在笔筒里闪着银光。

窗外,月光如水。家中各处门扉上的纸马在月光与灯光的交融中,似乎真的动了起来。我仿佛听见了马蹄声,不是急促的奔跑,而是从容不迫地踱步,一声声,敲在岁月的鼓点上。马年真的要来了。

驯机记

□虞燕

买扫地机器人时,我先生老侯货比三家,最终选定这个品牌,据说综合排名靠前,有路线规划能力强、覆盖率高、易清洁等诸多优势。新成员到家,老侯迫不及待地完成建模,然后,下达工作指令,观察它是否真会照着地图和路线进行清扫。

这块纤薄的黑色小东西确实勤勉伶俐,一接到指令便立马行动,主卧、次卧、书房、客厅、茶室逐一清洁,边扫边拖,拖布脏了返回基站清洗,清洗完毕继续工作。它认得清方向,分得明路径,能灵巧地绕过障碍物,进退自如,一丝不苟。若遇到突然而至的人或物,也能立马作出反应。老侯一度对它相当满意,觉得有了扫地机,人真的从可以日复一日的洒扫庭除中解脱出来,匀出闲暇去做别的事儿。这是科技带来的福祉。

然而,渐渐地,老侯发现了扫地机笨拙固执的一面。客厅那张低矮的大茶几下,成了它屡战屡败的迷宫,常莽撞地探进去,却卡在了边缘,发出一种低微的持续不断的“嗡嗡”声,仿佛在哀鸣,又似在倔强地较劲。在椅腿林立的茶室,它明明退后半步就能走出包围,却偏偏在方寸之地打转。偶尔,它在返回基站的半途便悄然静止,那是耗尽最后一丝能量的无声宣告。还有极个别的情况,它竟毫无预兆地改变了清扫的路径。如是种种。

这些突如其来的“故障”,如同在正常演奏的乐章里,插入了几个刺耳的音符。于是,老侯便成了扫地机的“主治大夫”兼“通灵师”——亲自抱着它回充电座充足电;重新校准,以确保其走得精准无误;翻过它的身子,用刷子清理滚轮上缠绕的我的长发;用棉签小心翼翼地擦拭隐蔽的感应孔。这时的他,像在给一个小伙伴做按摩与疏通。当扫地机屡次栽于同个地方,比如茶几下,老侯耐着性子蹲下,与它“沟通”。他指着那里,对前圆后方的小伙伴说:“看,从这里进会卡住,下次得记住。”语气里半是教导,半是无奈。扫地机静默地卧着,感应灯一闪一

闪,像一只懵懂张望的眼睛。

老侯自顾自地认为,现在的机器人该有点这样的机灵劲儿——明知某处卡过多次,总该换个角度,或者绕条新路。所以,当扫地机把他的话当耳边风,连续几次又重蹈覆辙后,他立在那里,居高临下地呵斥:“笨死了!”“往哪儿走呢你!”骂声在屋里回荡,对象却是一个没有听觉没有知觉的机器。我在一旁觉得好笑,这场景,委实有些滑稽。

终于,那日,老侯决定训练扫地机。他蹲下身,手指“嗒嗒”轻敲地面,像在敲一个学生的课桌:“看好了——从这儿进去,那边就能轻松出来。”而后,他推着扫地机缓缓走了几遍,小家伙在他手下温顺得像只被牵着鼻子的牛。然终究事与愿违,一次,两次,三次,扫地机以一种难以言喻的、近乎怀旧的顽固向右滑出一个小小的弧线,紧挨着茶几的一条矮腿进去,最后,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它命定的卡顿之中。

眼看着扫地机从智能变成了智障,老侯气得踢了它一脚,这是他第一次打这个家伙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:“唉,这岂不比自己扫扫拖拖还累?动不动就气到跳脚。”

当初迎它进门,不就为了偷懒嘛,可以将我们从重复的机械的劳动中解放。不过,如今看来,我们其实也受它所控,为它所累。我们得为它清理战场——它无法越过的小障碍,得为它善后——它遗漏的边边角角,得学习它的“语言”——各种按键与模式,得时时关注它的“健康”——充电与维护。还得与它那不甚灵光的“智能”周旋,无端地滋生出无明火与挫败感。

一个机器机灵“懂事”,难免让人恍惚觉得它有了生命;它愚笨,“不听劝”,那“生命”的幻觉便化作了怒和怨。对着一堆电路与程序生气,实则是我们自己对“完美便利”的期待落了空而感到失望。本想偷懒,却招来了耗费心神的情绪劳动;寻求省心,反而陷入人机关系的纠缠。这算不算一种微小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科技反噬?